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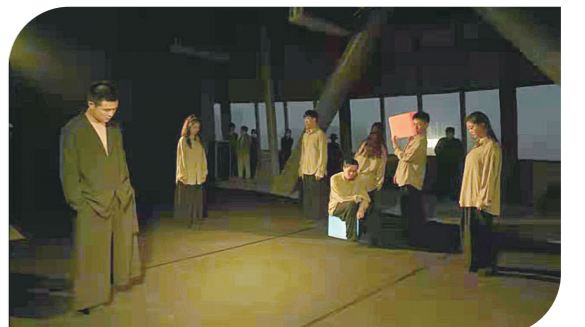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马晴春
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 第22593776

文化动态



“云里悟理”舞团在神农塔上演沉浸式舞剧。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温琳 摄

神农塔上 演绎沉浸式舞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温琳) 暴雨天,华灯上,5月14日和15日,夜晚下的神农塔里如梦如幻,一阵曼妙的歌声从塔里传来,引得大家沉浸赏析,原来这是沉浸式舞剧《米开朗基罗的狂想曲》里的画家们通过舞蹈,讲述它们的喜怒哀乐。

看歌剧就只能正襟危坐于剧场吗?“云里悟理”舞团就刷新了观众对欣赏舞蹈的认知,一个画板,一把座椅,以及一个沙发,几名舞者用舞蹈演绎画家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或彷徨,或坚定,或投入,或撕裂,展现现代画家在艺术创作中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他们为梦想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情怀。

整个沉浸式演出全长约一个多小时,“和建筑相得益彰,与演员形影相随”的沉浸式观演方式也改变了现场观众对传统舞剧的看法:“不仅是和演员的距离近了,感觉跟歌剧艺术的距离也拉近了。”

寺规里的乡情民俗

自1941年的那次重修后,由于时局动荡兼以后特殊的政治年代,无人打理的庆霞寺日渐颓败,居于寺内的若干僧侣曾记录历代信士捐资修复庙宇的碑文,也被严重损坏,现存者不过其中部分,且多数残缺不全,刊于其上的碑文亦多支离破碎,除叙修缘起——不外年深日久,风雨侵蚀,庙貌不复昔日,乃到众捐资之——和捐资者名录之外,并无过多的信息,然独有道光二十一年刊刻的这组石碑(共四块,第一块现存,后三块,碑文均清晰可辨),在罗列捐资者名录并钱款用途之后,额外再将议修的寺规刊刻于后,彼时之乡情民俗亦可于此略窥一斑。

寺必有规,这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庆霞寺的这份寺规却是捐资修复的王姓阖族议定,落款亦是“雷石王姓公立”,起首一条即是“寺宇我族捐资续修,借宜守护洁整,毋许寄放什物等件”,而后更是对寺内日常管理提出若干规范,如“佛前香灯,借宜敬敬,毋得忽视”“因杂人等再许再修停留、寄食、往来滋扰”“住持僧宜庄重,遵僧规”“寺田原系招借供佛,不得典押、加佃租,倘遇岁歉,除减纳(寺田系公产,灾年减产后,经验证,佃户可减交租谷——编者注)等等之类。

而一应乡情民俗,亦可在这些寺规条约中找到端倪。如“禁绝无赖逃避,留恋食宿”条,说明彼时乡间民生困苦,常有谋生无能者假冒僧人寄食寺中;如“僧除庆会修正果,不得格外募化”条,说明彼时庆霞寺僧人亦有行脚之职,外出化缘贴补寺用日常,不过,王氏族人却对此提出了限制性条款,除特定庆会外,僧众一不得外出募化,也从侧面验证寺产规模不小,足以满足居寺僧众的日常所需;如“朝佛过多,毋许闲人挤撞,贸易摆塞”条,则足证庆霞寺香火之旺,日常不论,但有佛诞或别的什么佛诞节庆,必是人流如织,沿街摆摊者都能将道路堵塞,以致不得不出台规定禁止摆摊贸易……

当然,议修的寺规条款也不仅仅只对住持僧众做出规范,制定者亦在条款中制定了对己方的限制,“经寺事我族务宜正直留心,毋得从中窥觑”,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有王氏后人道元者,“预捐教职”,充任湘潭从八品的县学训导,是年即大兴土木,驱使族人拆除庆霞寺廊房,占据草坪地基,于寺右建王氏先祖祠堂,寺左建王氏族学,引发群情激愤,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寺产的官司,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碑名:庆霞寺道光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84厘米,宽81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栗雨办事处

了不少至今尚存的遗迹——在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藏有数块庆霞寺历代留存下来的石碑,这些石碑由地方文化志愿者和当地村民在庆霞寺最后消失前被收拢起来,多是残碑,所幸文字仍清晰可辨,再佐以各种地方志资料,有关庆霞寺这一千年古寺的源远流长,渐也能拼凑出一个尚算清晰的脉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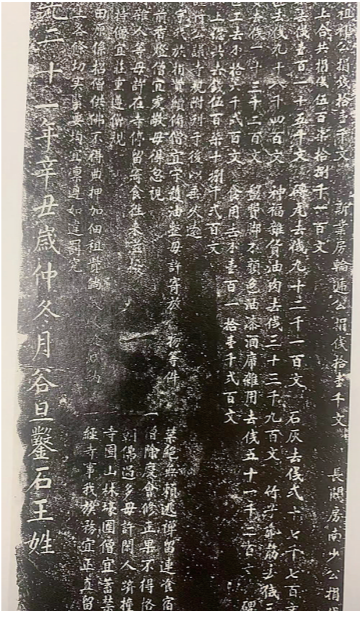
千年古寺

雷石浦之所以有名,除了杜甫题诗之外,还拥有全国少见、湖南省唯一的村镇志《雷石浦志》,该志系晚清名士郭寿谏编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印,内容叙雷石村之渊源历史,包括杜甫夜宿留诗及后人建祠感怀等内容,1987年由当地退休教师捐献,藏株洲市图书馆。

按《雷石浦志》所记,杜甫当日夜宿雷石浦一庙中,庙即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庆霞寺,去今近1400年,是地地道道的千年古寺。考诸史籍,庆霞寺之始建者为地方豪绅雍克己,建庙之外,亦增募修了金身如来佛像,还将寺宇房屋后面的水田,敬献给寺中菩萨,以供奉寺内僧人衣食,冠其名曰“佛田冲”,按《雷石浦志》所记,时在唐贞观元年(627年)。这之后,迭有捐资兴寺者:明洪武年间,殷富仇承信,施舍农田十六亩五分、屋一栋、土八块;清顺治年间,财东王道祥施舍农田16亩;康熙年间,土豪匡亮采施舍农田60亩;其他士宦,施田贡土纳粮者,日甚一日,与日俱增……

现存于栗雨街道办事处的数块残碑亦佐证了志书中所记信士募资修复之事——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邑人匡德昭携子孙辈诸人捐“熟田大小一百六十四亩,外荒田四十五亩”,并荒山一片和水塘两口;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重修寺陀菩萨金身像,纠首罗明远、王荣滕、殷启泽等联合左近信众,各各捐资达成;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雷石浦王氏阖族捐银五百七十八千一百文,将年久失修的庆霞寺重新整饬一新;光绪八年(1882年),王氏族人又捐银一百七十八千六百文,再加住持自备衣钵银六十四千文,为寺内正神重塑金身,并修葺受损的庙宇建筑……1941年,又是王氏族人,感于族中先辈捐修之庙日益颓败,不忍见先辈心血如斯,乃会议捐资修葺,“族众踴躍踴躍,鳩工庀材,不二月而大功告成”,这也是有明文所记的庆霞寺最后一次修葺,而后岁月淘换,风雨侵蚀,庆霞寺终于也颓败得全无踪影,幸好在这之前有心人收拢了若干块曾见证过历史的古碑,以裨将来原址重建的庆霞寺完工之后再安放回去,这也算是一座历经千年历史风云的古寺不多的遗存了。

碑刻里的株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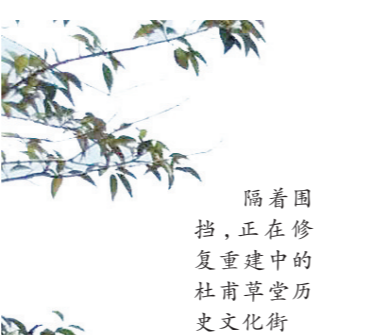


庆霞寺道光碑(部分)拓本(拓印晋新民)

沿株洲天元区珠江南路一路向南,尽头右拐至滨江南路,前行不过数百米,在湘水湾小区和凯悦酒店之间的路段,马路对面,天蓝色的建筑围挡跃然眼前,内里斗拱飞檐的中西古建筑透过围挡的间隙,在晴好的天色下招摇。

这里是拟修建中的杜甫草堂历史文化街,据史料,唐大历四年(769年)春,“诗圣”杜甫夜宿于此,并留《宿雷石浦》一诗,后人为了纪念诗人,特建杜甫草堂以祀,自宋至清,一直香火不绝,清末衰落,终至彻底无存。2011年开始,在湖湘文化志愿者等民间组织的不懈推动下,杜甫草堂修复工程终于提上议事日程,并于2018年11月份正式动工兴建,在项目规划中,不但杜甫草堂将重建,左近的庆霞寺、王氏学堂等消失多年的文化遗址也将原址重建,共同组建成杜甫草堂历史文化街,并成为我市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

相比杜甫草堂的过衰衰败,左近的庆霞寺命运却要稍好些,尽管也逃不脱衰败无存的结局,好歹留下



隔着围挡,正在修复重建中的杜甫草堂历史文化街

株洲风物

伏波岭记

张雄文

县溪口的伏波岭,似乎自己与他瞬间有了某种交集,亲切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遗憾的是,伏波岭近在咫尺,我却懒怠起来,一直不曾登临探访。直到今天才总算成行,真切立在岭下,感受着森森扑面而来的剑气。

我与友人辗转寻路,踏上青苔荫覆的青石板台阶,又拾级而上,置身于岭上草木的葱郁间,似乎自己的脚已印与两千多年前马援的某个脚印重合,脸上,一时肃穆起来。

伏波岭确乎不高,与同处湖湘大地的南岳衡山之峻拔、雪峰山之巍峨不能比,上山的台阶不过几十级,脚力未软已登极顶,最多算是隆起的小丘。披风岭上时,却是一望空阔。脚下的珠江汨汨滔滔,在不远处汇入湘江,又翻卷着浪涛,蜿蜒北去;四面群山逶迤,起伏起伏,像东海暮然倒灌而来,卷起一堆堆刺破苍穹的巨浪;烟里迷蒙中的溪口古镇尽收眼底,它似乎有马援的大将之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庆霞寺遗碑群,诉说千年古寺的沧桑往事

郭亮

株洲文脉

查慎行诗 咏醴陵左家洲

丁许

长沙封壤尽,僻路极崎嵌。
一水趋湘急,孤城入楚深。
怪禽啼少伴,斑竹泣成林。
苦语骚人得,几同木客吟。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春,诗人查慎行远游粤西返浙,途经醴陵左家洲,题诗一首,咏彼时眼见耳闻之风物,极精到。诗中咏左家洲位于醴陵城西湘江中,长约百米,和状元洲一样,是江水冲刷泥沙沉积形成的一狭长沙洲。但规模及名声远不及状元洲,历来无人居住,只是间有居民在洲上种菜。而据民国版《醴陵县志》载,其地曾“广数十亩,植橘万株,绕以环堤”。大约清初之际,此地虽处荒郊,但适宜于过往舟船停泊,故有查慎行行旅至此,有《题左家洲》一诗写成。

查慎行(1650—1727),字夏重,浙江海宁人,系著名史学家金庸先生之先祖。曾应乡试中举。康熙东巡,由大学士陈廷敬荐举,诏至行宫赋诗,后入大内南书房当值,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赠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其诗文颇受康熙皇帝赞赏,曾因诗中有“笠檐蓑袂平生梦,巨本烟波一钓徒”一联而广为流传,时人呼为“烟波钓徒查翰林”。

查慎行诗多纪行旅,善用白描手法,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但起怨、应制之作亦多,一般价值不高。其古诗、律绝,取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布局精整,格调老成。这一首《题左家洲》,就很能见其雄浑苍凉,显示出老诗人深厚不凡的功力。

此诗作于康熙五十七年春,查慎行远游粤西返浙途中。诗人乘舟入深湘江而上,近城已晚,泊舟江渚之畔。“夜禽啼少伴,斑竹泣成林”,被船桨惊动离巢的宿鸟,绕着沙洲上的竹林盘旋,发出春夜呼伴的悲鸣,荒凉僻静的环境和诗人羁旅盼归的孤寂落寞,浑然交融。以之对照首联:“长沙封壤尽,僻路极崎嵌”。一个“尽”字,隐含着诗人的一路旅程劳顿,以及行近楚东,即可转入入赣的宽慰心情:总算是离家乡越来越近了呵!

接着“一水趋湘急,孤城入楚深”两句,承接上文,既点明了醴陵在湘东的地理位置,又把深水区入湘的奔流气势,写得有声有色。“趋”写水势湍急及流向;“入”画醴陵居“僻路”之尽头。又各以“一”和“孤”作强调,进一步强化了诗人的逆旅感受,并使之成为描摹醴陵山川风物的警策名句。四句一气呵成,足见诗人的艺术提炼功力。

尾联“苦语骚人得,几同木客吟”。以自己的旅途“苦吟”,和古代伐木者入深山年久不得归,悲怨愁唱发为“木客吟”同作归结。情调虽不高昂,感受却是真切而又深刻,和他那些奉命“颂恩”之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诗人的苍凉笔触,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某些影像,并使这首诗中的地域风景描写,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记录,也成为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今日左家洲,紧靠上游的西山深江大桥,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古城古洲荒凉面貌,已尽换新颜。诗人倘能重生至此,也应有更多新篇。

江边的杜甫,一串沉甸甸的诗句也随之涌上心头:“南岳兹近,湘流东逝深……物微限通塞,惻隐仁者心。瓮馀不尽酒,膝有无声琴。琴瑟两寂寥,眇眇独开襟。”

遭逢时艰,身世飘蓬,杜甫笔下的《过津口》不免抑郁而沉闷,与我此刻探幽访古的闲适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诗家不幸溪口幸”,犹如沙鸥一般漂泊的



绿树掩映下的伏波庙

唐人刘禹锡吟哦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国固执地以为指的便是溪口伏波岭。

微雨的清晨,深江像一个“浓睡不消残酒”的女子,慵懒躺在暮春湿漉漉的天宇下,被天地间漫无际涯的苍翠软软拥覆。我披蓑堤岸上香樟漫溢而下的芬芳,沿北岸迤迤而行,将自己想象成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二月踟蹰



绿树掩映下的伏波庙